



第四十四回

貪美色狹路喪兇徒

重英豪平墓試

文連著

却說文進自起身往太倉後他母親舊病復發文連著
急卽請醫調治都不見效到第九天上竟作古了幸文
進尚有存在家中幾兩銀子文連將來買棺盛殮及文
進回時已是過了首七文進哀慟欲絕將成公所贈從
俗禮讖盡孝盡哀守靈過了斷七就在祖墳安葬畢文
進自思志愿未遂老母又亡如今孤單獨自一事無成
終不然撐船過世豈不惹人耻笑因想知己難逢不如
去投劉家弟兄圖個機會搃然無濟習學些武藝也好

主意已定家中本無可守把房屋船隻交託了哥子照料拴束隨身包裹帶了防身銅鎚卽日就道星夜奔沂水而來文進不因母病必卽往太倉到太倉得遇殷勇必不能卽回嗚呼所謀不遂歸值母亡纔向天涯遠尋知已途中得救王夫人母女亦天所使然侯公子等殺心纔起而殺身之人已見天道幽微鬼神鑒察可不於路無話不日問到了尚義村訪至蔣宅進門遇見一個老家人從內出來文進便問府上有一位劉姑爺可在麼家人道劉姑爺如今進京去了文進道他從幾時進京的家人道他上年九月內在這裏完了姻十一月裏就進京去了劉電進京時日却從家人口中補出文進道既然進京可知他寓在何處家人道他的哥子劉老爺在京補

官都在內閣中書岑老爺那邊同寓如今岑老爺把我家老爺同劉姑爺都在萬歲面前保舉了十來日前有部文轉到本縣來催逼我家老爺起身也進京去了你若尋他只到岑中書老爺的寓所去尋就有下落文進聽了躊躇了半晌心下想道這番又來得不湊巧欲待回家實是敗興幸喜身邊還有盤費不若進京走遭看看光景也好立定主意與老家人拱手作別取路竟奔都門這話暫停且說王夫人母女自從王公歸天後省城各衙門并各府州縣多有差人來弔奠送賻儀的紛紛不一惟文登縣路公是同鄉同年又同寅好親來

弔慰并送賻儀五十金王夫人推辭不得一一收領凡
是來差都着家人款待不在話下擇定三月初三日起
身回籍先着家人王謹到省城督藩臬憲并本府道衙
門都遞了報明回籍懇求嚴緝劫盜的狀子惟督藩兩
憲傳王謹當面吩咐拜上你主母到家卽速補繳借項
要緊王謹稟說小的主人正月初就差回家取銀申
繳想此時已經歸欵的了小的主母只求大老爺行文
嚴緝盜賊兩憲都一般吩咐你去稟復主母我這裏獲
盜追贓卽移文浙省喚你家來領取王謹叩頭謝了回
縣稟復夫人就雇了三輛大車十六名長夫扛抬靈柩

到起身這日百姓香花燈燭設祭者何止百十處男女
百姓執香哭送者何止數千人王夫人吩咐家人再三
阻謝內中有送五里十里至三二十里者不等惟書役
人等直送至交界纔回這話表過不提且說王夫人自
起身以來日暖風和一路無阻這日是個大站未交五
鼓卽起身行到了嶧縣所管的轆轤灣却是個多見樹
木少見人烟的去處此時東方未白只有星光車上掛
着燈籠正行走間忽聽樹林中一聲吶喊殺出五七個
強人用紅土塗面手中都執着雪亮的鋼刀大喝道留
下買路錢放你過去沒有時把個人留做當頭那些車

抬夫嚇得撇下棺車四散逃躲王謹在車上戰抖抖的
道我們是主人死了搬棺木回籍的並沒有甚麼銀錢
當頭一個強盜喝道問這廝作甚只問他主人婆在那
個車上王夫人母女在車中嚇得渾身發抖作聲不得
那強盜正待往車上來揪採只聽得平空裏霹靂般一
聲喊道好大胆的強盜敢在大路打劫說得遲來得快
手起一鎚正打中一個強盜頂門鎚重力大却把頭都
打到項子裏去了卽奪過那口刀來便有两个強盜舉
刀來砍被那漢左手用鎚逼開刀右脚飛起早踢着那
賊手腕把那賊手中這口刀直飛起半空裏去正待逃

奔被那漢手起處連肩夾臂砍翻在地那幾個都待要
逃又被趕上一個照背心一銅鎚打倒用脚踹住問道
你這廝叫甚麼名字那賊口吐鮮血掙命叫道小的不
曾劫了物件只求老爺饒了狗命那漢大笑道諒你這
鼠賊也不值我一刀但饒了你這廝恐日後還要做賊
且與你留個記認卽提起耳朵割下一隻
趣哉此漢
妙哉斯文那
賊忍痛爬起就跑這邊家人車抬夫等見殺死強盜都
走出來望那漢羅拜在地願求姓名那漢道我是路見
不平保全了你們你們可速急離此免得耽悞了行程
我自往京都訪人去了王夫人在車上道多感義士垂

救愿聞姓氏住居日後當圖報答那漢道我便叫文進
你們却是往那裏去的王謹道小的主人姓王是寧海
縣知縣在任沒了如今夫人小姐搬靈柩回湖州原籍
去的王夫人又道拜煩義士到京時順便與我女婿內
閣中書岑秀通個口信說我們家義士答救已回家去
了文進聽說驚喜道原來就是王夫人我去年同劉三
相公會到府上岑老夫人也曾見過我如今正要到岑
老爺那裏去不必再囑了說畢把手一擺道趁此時無
人行走你們快些赶路我是去了轉眼之間已是去遠
文進大有這邊衆人脫却此難恐天明有人查問耽擱
劍俠之風

行程三輛大車趕起牲口十六名抬夫抬起靈柩如飛
而發也不管脚步高低也不顧路途險仄如有神助一
般不上半個時辰却已離轆轤灣三十餘里東方纔白
且不說王夫人脫難回家却說這夥強盜就是賈孫二
人結夥所扮也是他惡貫滿盈被文進起手打沒腦袋
可兒東報不來的正是侯公子砍死的却是孫業這割去耳朵打得吐
血的便是賈何那幾個糾來的見勢頭兇狠都狠奔鼠
竄而逃把一輛車子還藏在一里路外幽僻之處着一
個家人看守這賈何掩着耳朵跑到那裏聽得這邊車
聲已遠寂無聲响因與那家人說知公子已經打死孫

業被殺衆人已逃再過一回有人行走盤問出來禍事不小這賈何人急計生與那家人商量把車上行行李抖得粉亂皮箱銅鎖故意扭落把車却使到行劫之處只說是被強盜打劫與他對敵致被將公子打死幸遇大隊客商到來把強人驚散箱內銀兩各取兩包放在自己包裹內只說被強盜搶去有誰查賬報了官府憑他去捉拏強盜再不疑到我們身上兩人筭計已定如法而行卽到前途報了地方鄉保同往縣中稟報縣官知是現任道台公子事關重大立刻到該處驗屍吩咐買好棺木盛殮公子并家丁孫業一百通報各憲一面出

差懸賞勒限緝拏這賈何正以爲得計誰知到第三日上白日裏見侯公子同孫業渾身血污被鬼卒鎖着來要他同去陰曹對質便大叫一聲吐血撲地而死唆人爲惡

者請看榜樣這纔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侯公子空相思了

一場只落得害人自害後來侯巡道得了凶信又聞岑公子特恩超用的信息一氣一驚成了大病卽請告休回籍在半路上白日裏分明見王公金冠紅袍數責了他縱子爲盜的許多過惡今得保全首領便是你萬幸侯子傑至此纔知都是兒子所幹的事大叫一聲嘔血斗餘而死這是侯巡按結局的後話表過不提言歸正

傳却說這倭寇連年騷擾沿海郡縣攻襲城池殺掠市鎮官無寧晷民不聊生若官軍失利則兇焰愈熾少有不便利潛遁出海分屯附近島嶼乘閒劫掠莫奈伊何且有內地奸線勾連外應因此官兵每至失利這番自去冬及今倭奴海寇結連分數十道入寇震動三省官軍征勦互有殺傷幸有殷勇與夫人這場大捷倭寇兇鋒畧戢其時三省督撫俱有飛章申奏嘉靖皇上震怒御筆親書了一道詔旨申飭各省總制督撫調度失宜大小將弁懦弱不振以致海隅醜類屢年肆擾虛費軍儲不能殲滅前請招募勇壯三年以來除官授職者不

少查建功知名者惟王邦直殷勇兩人而已其餘湮沒無聞可見皆循情濫錄並無真才實學之人虛冒軍功毫無實効着將從前投充武勇已授官祿者嚴加考察虛冒者盡行裁汰不得循私自貽伊戚古者立賢無方今不論內外大小文武各官有能深悉勦賊機宜者許卽盡情條奏凡有親知灼見之真才實學無論親疎許據實保舉朕當親試錄用庶草茅英俊不致沉淪協力同謀殲除醜類以副朕望咸宜欽此這道詔旨下來旬日間在京雖有幾位朝官條奏都是泛言大概不切實用內中惟中書岑秀上平倭十二策深切機宜燎如指

掌天顏大喜卽日召見便殿一一試問岑秀逐條逐款奏對分明大愜聖意岑秀又面奏臣有深知武勇胆畧出羣者二人一是山東沂水縣武舉蔣士奇一是江西吉水縣武生劉電二人與臣原有瓜葛深知其詳今蔣士奇尚在原籍劉電現在臣寓臣遵旨不避親疎之嫌冒昧陳奏伏乞聖恩召試以辨優劣當蒙溫旨允准原來這保舉一事因旨意嚴切要親加考試誰敢濫舉因人而已當着內閣傳旨所舉在京武士五名於三月初三日在平臺御試其在外省保舉者俱限三月二十五

日赴兵部投名具奏候旨考試旨意一下這在京五名却是北直郭紹汾山西龍韜陳松岩山東高卓江西劉電都準備至期考試原來劉電自上年十一月進京相會岑秀與長兄同在一房居住如今岑秀面奏保舉劉電在寓尚未得知及岑秀朝罷回來纔說出保舉一事劉電道雖承賢弟美意只恐皇上親試不比尋常惟恐負累賢弟有保舉不實之議岑秀道三哥本領弟深知灼見何必過謙如今急須準備本身服色以便朝見當下弟兄們卽行料理到了三月三日平明時分皇上駕幸平臺各官隨駕五軍都督府并御營都指揮衙門官

員俱全裝貫甲率領三千御林軍士明盔亮甲兵分八隊旗列五方擺成陣勢環繞平臺兵部官傳旨引五名武士到臺下朝見鴻臚寺官逐一唱名各武士按名答應跪奏姓名年歲鄉貫履歷畢皇上龍目展看果見一個個狀貌不凡內中只陳松岩係長瘦身材論年齒只郭紹汾三十有六餘皆不出三十惟劉電年齒最小相貌超羣皇上暗喜但不知武勇如何傳旨各給戎裝隨挑御營馴練馬匹先試騎射所用弓力輕重在監箭指揮處報明領取射畢陳奏各人遵旨自去裝束旨意一下那馳道上早列出三座綵牌坊各懸碗口大小綵毬

一個射中者鳴鼓一通各派官員監看當下軍中奏過三通鼓樂寂靜無聲平臺前面兩邊站着五軍左右都督手執令旗傳旨着按名騎射臺上青旗招動早見對面東隊裏郭紹汾縱馬飛出拈弓搭箭正待射時誰知那馬快劣異常早飛過第一座綵坊不及發箭轉眼到第二坊覷得親切一箭正中綵毬鼓聲未止馬已驟過第三坊郭紹汾扭轉身軀背射一箭却從綵毬邊擦過皇上在御座看得分明却畧點了一點頭以次便是龍韜陳松岩各中二箭高卓只中了一箭末後却是劉電飛馬而出一連三箭齊射在綵毬上面鼓聲連絡不

絕皇大喜道了一聲好各官暗暗喝采騎射畢傳旨令試步箭却早在五十步外列着一座綵坊正中間用銅索懸着一個不及一尺大的七層皮鼓子上下左右四個綠圈正中一點緋紅都只有杯口大小郭紹汾等四人都用硬弓依次較射惟陳松岩郭紹汾皆中兩箭龍韜高卓各中一箭却都在綠圈左右末後劉電跪奏臣所用係八石鐵胎弓發箭較遠伏乞將箭坊更移遠三十步當下傳旨准移至八十步上其時隨駕各官都暗道這後生中了三條馬箭便賣弄精神搃然弓力到得八十步上也難保必中倘若射不着時豈不自討沒

趣有的想道他必定有這個本事纔敢誇口不然在皇上面前豈是兒戲的各人心上議論不一

不可無此一
番議論爲劉

電神箭
點染

即皇上意中亦恐其不能必中但能拉此硬弓

射得到時亦是難得却說劉電難者不慣慣者不難拈弓搭箭使出三尖六靠四平八穩的肩架弓開滿月箭發流星弦响處這枝箭正中在紅心眼裏滿營將士無不吐舌劉電却搭上第二枝箭拽滿弓覷得親切聽的一聲這箭連第一枝箭一齊透出紅心而去這第三枝箭劉電賣個手段將銅索射斷掉下鼓子皇上在御座上哈哈大笑道真現在之養由基也各官一齊跪賀步

騎射畢傳旨令五名武士乘騎各取平日擅長兵器仍依次出馬令各營將弁軍士有敢與武士比較武藝者在軍政司報名出陣比較優劣不得傷殘性命但聞鳴金即便住手旨意一下五營四哨御營將士盡知凡有本事者俱想在皇上面前施逞只聽得軍中又奏了三通鼓樂左右都督將令旗一招郭紹汾頂盔貫甲早從旗門下橫刀縱馬而出高叫遵旨比較武藝有能者請出一較說聲未絕早見左軍隊裏一將提刀拍馬來迎却是御營左哨團練使雷應春當下兩騎戰馬咆哮兩口寶刀飛舞戰到三十合上不分勝敗早聽鳴金各住

手回陣

妙在不分勝敗若使一勝一敗便覺無味

第二名龍韜手舞雙鞭早

臨戰陣却見東南隊裏一騎馬兩條鞭馳驟而出却是

前軍都督左營守備熊如虎正是棋逢敵手四條鞭如

翻波滾浪但見冷氣團身火光灼爍鬪到三十餘合亦

聞金回陣第三名陳松岩早挺鎗躍馬而出只見右軍

隊裏一騎飛來却是守備魯捷拈鎗劈面來迎鬪到十

餘合上陳松岩賣個破綻讓魯捷一鎗刺來陳松岩把

身子一扭這鎗從肋下過去兩馬嘶並魯捷直撞入懷

來陳松岩一把抓住他勒甲絛正待要提過馬來早聽

鳴金便放手回陣

又妙若使提過馬來却成何體面

第四名高卓使一

枝方天畫戟早縱馬出陣這邊中軍隊裏飛出一將却是後軍都督左哨護軍使尹政使雙鐵戟縱五花馬飛躍來迎戰到四十合上高卓戟法漸亂早聽金鳴任手門旗開處却見劉電金冠抹額鱗甲錦袍橫丈八渾鐵蛇矛按轡而出早見北陣裏鼓聲响處一騎潑墨馬一條渾鐵鎗如一片烏雲捲地而至却是後軍都督掠陣使袁立這人生得鐵面虬髯綽號賽張侯耑精蛇矛稱營中獨步其時衆將推他來敵劉電一俊一醜劉電見來將威猛欠身道新進與前輩比較幸恕無禮寫劉電從容儒雅之至袁立睜眼道你但有本事只顧使來說畢分心就

此人魯刺劉電說聲有罪把手中鎗架住原來這袁立

使出梨花鎗法真如瑞雪紛飄梨花亂落劉電識得這

路鎗法暗道此人狂率無禮若遇蔣叔丈必定叫他帶

傷因隨他賣弄只是遮攔架隔直待他使到分際處這

一鎗名爲透心寒劉電纔把手中鎗掣回用力一擺蕩

起一個車輪大小的花頭早把袁立的鎗撥離手有六

七丈遠嚇得袁立幾乎墜馬伏鞍而回劉電笑道有罪

了有得他賣弄這時各隊將士無不縮頸吐舌皇上看得分

明心中大喜即將劉電宣上平臺賜錦袍一領特授御

營副指揮使職銜日後有功另行陞賞郭紹汾等四名

各授守備職銜候旨分發劉電等謝恩而退皇上回鑾各官將士護從依次而散却說劉電回寓劉雲岑秀早已得知十分歡喜都道不日定有恩旨下來必然有勦倭之舉當日三人共飲敘說場中考試之事不覺又過一朝次日平明皇上登殿百官朝見畢卽宣中書岑秀上殿面諭卿家青年歷練才識兼優保舉得人大慰朕望昨觀卿十二策足可殲除醜類以卿公忠不必回避原籍今授卿爲江浙兩省巡海副都御史賜尚方劍便宜行事自總兵以下悉聽調度務期尅日肅清海宇以副朕望劉電等五名卽帶往軍營量才委用中書事務

交卸明白五日內卽馳駟前往會同江浙總制巡撫便宜進勦岑秀得旨又奏道臣以一介小臣自慚鄙陋乃蒙聖恩不次之擢委以封疆重任敢不殫心竭力仰報天恩指揮劉電係臣保舉又屬瓜葛若交臣調用未免涉嫌叩懇天恩另賜委用當蒙准奏劉電卽着帶往吳淞交與黃炯差委當卽賜與勅書寶劍岑秀跪領三呼九叩謝恩而退皇上回宮百官朝散此番有分教倭氛消滅海宇清寧正是只憑才藝能超衆何患聲名不遠揚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文進之來恰值侯公子動手之時寫得狹路二字
透徹以見神奸巨惡必有兇橫之報平臺考試一
篇花團錦簇寫得試武二字飽滿以見絕技高才
必無理沒之理勸善懲惡之功豈淺鮮哉是書推
古今演義第一豈不信然

第四十五回

重恩義客裏寄雙魚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

却說岑中書當日領了勅劍謝恩出朝五府六部誰不
與他道喜只因限期急促回寓後就去見內閣程公叩
請方畧程公道年兄才幹老夫盡知但軍務之中須恩
威並濟我看年兄諸凡寬大固是盛德但在英年恐人
易視唐時郭李二公一寬一嚴愿年兄兼而有之爲妙
觀程公數語則岑秀平日之坦
易寬和自見真可謂善體母訓倭寇肆擾連年深勞聖
慮前差趙工部視師竟毫無實濟此番年兄領此重任
必當尅日肅清海宇以報聖恩老夫當拭目以待閣中

之事老夫當另委幹員代理不必掛心岑秀道太老師之言當銘諸肺腑還有一事稟懇今有原任山西曲沃縣知縣劉雲丁艱服滿於上年九月內到部候補現與門下同寓今其胞弟劉電已蒙聖恩授與副指揮職銜帶往江南効用伊弟兄俱係寒士求太老師垂恩噓植俾得早補地方感戴不淺程公道旣如此這月有缺卽補他便了當下岑秀叩謝稟辭回寓卽與劉雲說知此月便可准補但不知缺分如何劉雲道多承賢弟美意但得早補地方也就好了一面與劉電料理行裝各官餞送者一槩辭謝知會郭紹汾等四人初十日率領陞

辭皇上特賜御酒三杯着內官四員郊送十里當卽謝恩起馬文武官員相送者夾道家丁背着勅書寶劍龍韜高卓與總管王樸前站先發劉電與郭紹汾陳松岩乘騎在後是日惟劉雲直送出外城三十里而別且不表岑御史奉命征倭却說文進自救了王夫人便星夜進京這日到了德州所轄的一個宿站地方日色將西只見沿路有許多職事人役往來不絕文進就在南鎮梢頭下了一個小店問那店主人說是本州官府都在這裏伺候迎接欽差的也就待到了又問不知是甚麼欽差店主人道是個內閣中書特旨放了巡海御史賜

他尚方寶劍那一個官敢不奉承他文進聽說是內閣中書因問這御史不知姓甚麼是那裏人店主人道姓岑是南直隸人如今還管着本省地方哩文進聽了心中暗喜道我正要去投他却好在這裏遇着不問時險些兒錯過但如今他是個欽差大臣我如何好輕易去見他又不知劉家弟兄兩位下落想了一回反覺納悶又想到我與他丈母報信諒也無妨捻然他不理我也沒我的不是且好探問劉三爺的下落正踟躕間只聽北頭三聲大炮諒是欽差已到文進便將包裹交付與店主人道我去那頭看看熱鬧便回說畢就一直走到

了鎮北頭却見有數處公館門上都掛着燈綵中間一座大公館懸燈結綵門口人役擁擠不開文進在外邊站住觀看了一回只見裏邊本地方官員都稟見了出來紛紛散去未後又見四位軍官出來便有人役接着請入公館去了文進諒得裏邊事畢卽走入公館門來便有人役上前攔住喝問文進道我是來與大老爺報家信的煩你們轉稟一聲內中有一個老成些的人役上前問道你果真是與大老爺報家信的便好與你傳稟倘有虛冒這所在性命相關不是當兒戲的文進笑道我並無虛冒你請放心那些人役聽得這話又問了

姓名纔在側門傳稟少刻見一位軍官出來文進看時正是劉電便道三爺原來也在這裏劉電見了文進大喜道你如何到此文進因將大槩說了一遍劉電甚喜向文進低聲道此來甚好省得我差人尋你但只是岑爺如今是欽命大臣相見不便爲禮足下且在此少坐我先與你道達過然後相見文進道是當下劉電進來與岑御史道適纔來的正是去年與我保護成公家眷的文進今特地進京尋我欲圖些事業不想在路上又救全了令岳母王夫人的急難因再三託他順寄一口信到來只是他布衣微末不便進見岑御史聽了驚訝

道前在東督本章上見岳父在任病故痛念不已正要差往登州探問岳母信息恰恰正在奉命之時不遑及此如今他來得正好不知在路上如何相救快些請他進來問個詳細况且他是有恩義的人豈可以官禮相拘因卽着王朴相請岑御史在階前立候少刻文進到來便要叩見岑御史如此御史必有扶起道足下且不爲禮因問路上如何得救舍親文進便將從去秋同劉三爺在府見過太夫人蒙恩優待後與劉爺寄書往太倉不曾見得

殷將軍只見了成老爺將書信交明回來就到沂水尋劉三爺圖個事業不想到了蔣府他家人說蔣爺是大

老爺保舉兩日前已進京去了因此小人一直趕進京來這日五更時分走到轆轤灣地方遇着一夥強盜打劫客車一時氣忿殺死兩盜拏住一個恐怕送官累住身子因割下了他一隻耳朵放他去了不想却是王老爺的靈柩家眷因此王夫人叫我寄一個口信與大老爺他們已是回南去了那時因天尚昏黑沒有行人知覺已催他們趕車速走免得耽擱小人也怕有累星夜趲行不想却在這裏遇着岑御史聽了大喜對劉電道若無義士豈不是一場大禍只可惜義士行路心切不然拏住那賊報官倒是一場大功豈不與殷將軍一般

了劉電道若不遇成公的力薦和那操江的愛才也不過請賞而已岑御史當下請文進到客堂坐語文進再三不敢岑御史道足下乃重義之士不必過拘文進只得告罪坐下岑御史道日前足下已到過湖村見過老母今欲寄家書一封再託足下往湖郡一行討個回覆卽轉江南在行館相會那時便可隨事立功以成足下志愿如何文進大喜道將來隨鞭執鏡搃在恩庇之下了岑御史當就燈下寫了一封備細家書劉電也寫了一封與岑夫人請安的書一封通知蔣宅的書岑御史叫王朴取出三十兩銀子連書遞與文進道千金之託

幸祈速去速來萬勿耽擱文進領了銀書卽叩辭起身
岑御史送出階前而止劉電便同出外邊道先懇足下
順道到蔣宅與了這封書卽往湖郡討了回書速速轉
來如今正是立功之秋不可自悞文進應諾卽拜辭連
夜而去不提岑御史自文進去後便把記念王夫人并
家中的心事放下因與劉電計笑據說蔣公已先兩日
起身如何不得相會莫非又往他處還不曾到都劉電
道或者是途路相左亦未可知摠在月盡邊必有京報
自此二人於路只計議征倭機要表過不提却說蔣公
自被本府縣官奉大憲給咨催促起身一路行來見各

尖宿跼頭地方官都備辦公館聽說是岑中書特旨放
了巡海御史已於初十日出京蔣公自思他是欽命大
臣沿途都有官員迎送相會不便且恐招謠有涉嫌疑
因吩咐蔣貴連夜繞小道悄悄過去竟往都門問到岑
中書原寓相會了劉雲各道別來情況纔知劉電特授
了指揮同往江南心下甚喜次日遵往兵部投了本省
督院咨文回寓聽候原來此番外省保舉只有山西巡
撫保舉武生一名趙杰直隸提學道保舉武士一名朱
寧連蔣公只有三人到京投文候試皇上見保舉寥寥
聖心不悅這日傳旨着御前指揮使帶領這三名武士

在虎園考試是日只有御前帶刀指揮并統領御林軍將弁等隨駕傳旨先試三人騎射令於馳道傍立一三丈高竿中間用一小橫竿取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折作數疊用綵繩懸於橫竿之上約離地二丈如能射斷綵繩落袍者取爲一等卽以此袍賜之射於橫竿上者次之射中大竿與戰袍者又次之令武士各挑御營馴練馬匹許先於馳道試馳二次以識馬力旨意一下頃刻俱備蔣士奇等三人俱武巾箭衣各取趁手弓箭扳鞍上馬在馳道上馳驟了兩遍看得竿繩親切先是蔣士奇從馳道盡頭彎弓躍馬加上一鞭那馬如飛將到竿

下蔣士奇纔搭上箭時這馬已馳過竿一箭來遠蔣士奇翻身扭回頭覷得親切喝聲着弓弦响處那箭正中橫竿連綵繩射斷落袍於地這馬已跑至御臺前蔣士奇兜回馬復至竿下取了錦袍到御臺下叩頭謝恩皇上見蔣士奇狀貌非常天顏甚喜隨傳旨另取一袍懸掛如式趙杰驟馬先射一箭却中在橫竿之上末後朱寧馳射一箭却射中錦袍那箭貫袍而過可惜一領錦袍射了幾個竈皇上見了笑道也美合式傳旨各賜綠錦袍一領二

人謝恩畢當又傳旨問三人誰能闖虎者卽授與御前指揮之職當下惟蔣士奇答應能闖原來這園中參養

之虎皇上暇日令武勇之士相鬪取樂今忽傳旨試問
這趙杰朱寧俱未曾經過不敢答應蔣公自諒一虎之
力尚可制服因此答應當卽傳旨令御營鬪虎武勇各
執兵器圍繞一者恐防虎逸二者恐武士不能制服有
傷性命就便刺死當下蔣士奇取一枝渾鐵齊眉殺虎
短槍來迎這虎原來這虎久困在圈不能舒展及放出
圈外把頭搖了一搖打一個伸欠把尾一剪將兩前爪
踞地大吼了一聲便縱有八九尺高平空照蔣士奇撲
來蔣士奇不慌不忙就他撲來之勢看得親切把槍向
虎項下迎着用力一攪把這虎擦去有丈餘遠近原來

素曰英雄可見

這槍却從項下直透出頸上鮮血逆流已是不動彈了
皇上看見大喜道雖然胆勇可嘉只是未嘗鬪得着另
放一虎與他鬪耍一回當時遵旨又放出一虎比前更
大蔣士奇旣殺一虎想來不過如此便放胆來鬪這虎
一出圈來把渾身一抖搖頭剪尾大吼一聲把前爪踞
地和身往後一縮作勢往前一躍活畫一搏虎圖離地有丈餘高直望
蔣士奇撲來蔣士奇將身一閃早縱在虎後把鐵鎗在
虎後腿上着力一掃那虎負痛回過身來又吼了一聲
托地一躍又撲將過來蔣士奇却閃在一傍把鎗桿向
虎前爪橫掃過去却掃着左腿豁喇一聲把鎗桿打作

兩截那虎兩撲不着威勢已減且前後腿着了兩下負痛一吼却待奔走被蔣士奇乘勢赶上兩手抓住花項皮儘力一按把虎頭直按在地上又把左腳踏住虎腰武松景陽岡亦不過如此耳掣出右拳在虎肋上連打了十數拳那虎口鼻內早冒出血來掙扎不動蔣士奇把手放開那虎喘息一回纔待掙扎起來又被蔣公在軟腦內用力一脚踉蹌倒地再不動了皇上大喜道果是神勇隨駕將士無不暗暗喝采當時宣上臺來問道卿有此技勇如何會試不中蔣士奇奏道臣因老母年高已三科不曾會試皇上道若非岑卿保舉幾至埋沒英雄今東南倭寇肆擾若將

弁俱得如卿何愁不能殲滅今須努力東南俟海域清寧卽當遂卿孝養之志當授御前都指揮使職銜賜柳葉金甲一付蔣士奇謝恩下臺趙杰朱寧又考試了一回武藝雖不能格鬪猛虎本身武藝尚精俱授與千戶職銜卽着吏兵二部速查江浙兩省有何將弁缺出當時遵旨查覆有江南狼山營都使同知六安營中軍守備浙直金衢衛都指揮現在未補當卽傳旨蔣士奇以御前都指揮實授金衢衛都指揮使卽隨軍營進勦三日內起程趙杰朱寧卽給劄着往閩省交總兵戚繼光軍前委用有功卽補蔣士奇等一同謝恩而退皇上回

官次日頒一道旨意大概說此番特旨令各官保舉武勇今內外只寥寥數人可見從前所募勇壯俱係循私濫用並無真實才勇可知安望其奏功效力若能盡如岑秀所舉劉電蔣士奇其人者方稱武勇之實今朕已不次擢用其從前外省濫充無能者着該總制督撫操江嚴行裁汰毋得虛糜廩祿并着御史岑秀就近查叅毋再循情自干罪戾咸宜欽此這一道旨意下來不待御史按臨這些武勇自行告退并裁汰者江浙閩三省共九十餘名自此行伍盡皆整肅且說蔣公授職回寓因掛了御前都指揮的銜就有許多御林弁日到來叅

叩不在言表劉雲恭賀道此番太親翁纔得少展宏猷蔣公道雖蒙聖恩實慚鄙陋惟恐老母年高兒子幼小家間無人照料浙直雖不甚遠但軍旅之際難免兩地掛心劉雲道太夫人精神矍鑠祿壽未央母須遠念但愿早清海寇便好迎養在所共享太平之福姻晚已蒙內閣程公見允此月內諒亦得補但得同在一方便是萬幸蔣公道若得補在浙屬地方便可仰仗照料此時蔣公係是特旨進勦之員欽限不敢遲延即日整頓行裝關會趙朱二千戶至第三日早朝同在午門謝恩辭闕且不說趙朱二人前往閩省建功之事却說蔣公

辭闕回寓隨即起身御林將弁相送者紛紛不一惟劉雲遠送郊外而回蔣公星夜兼程到家一轉只耽擱了一天拜別老母帶了蔣貴星飛赴浙其時江浙兩省倭寇方張各路官軍議守論戰號令不一及聞得岑御史十分嚴肅各營將弁自總鎮以下莫不凜然整飭戎行因此軍威大振只候調度進勦立功今且按下不提却說許俊卿自從那年隨金公到大庾縣一年有餘因金公不勝繁劇調了崇仁縣簡缺其時許公已知殷勇做了太倉遊擊心中甚喜及到崇仁後又接着了劉雲在南昌所寄之書知女兒未死現在劉家又驚又喜恨不

得即時見面金振玉母子婆媳也都歡喜不盡道天地間果有這樣奇事此時金公已告病乞休上司允准正在委員交代許公急欲去見女兒只得先辭了金公并岳母舅子雇了一隻小快船趕到吉水問至劉宅正與劉霖會着道其來意此時許公已是鬚髮皓然劉霖知是雪妹的父親便相邀到中堂坐下在裏說知雪姐聽說父親到來三步做两步走出堂前一見面正是隔世相逢父女抱住先大哭了一場其時劉老夫人婆媳都已出來勸住纔含泪拜見後雪姐一位位指與父親說知許公先向劉母拜謝然後都相見了大家一同坐下

敘說數年往事只因前日劉雲所寄之書不過言其大槩未嘗細說被騙情由如今一一說來真個有千磨百折生死的緣由一日三秋別離的情況許公聽了又哭哭了又聽後來劉母說到姑娘與岑公子已訂下婚姻的事如今女婿是特旨放的中書了許公道這事在衙門已看見邸報却不知女兒有婚姻之訂只是當初何不竟完了姻事劉老夫人因說起劉公顯靈的話來因此大家一來信了這話二來不曾見得親家况岑夫人又在客邊大家都不敢作主前年三小兒送姑娘回江南因親家不在只得回了回來還有岑夫人家的一個

老阿姆同姑娘在這裏作伴如今三小兒已往蔣宅就親大兒子進京候補早晚望信回來便知分曉許公道小女再生已是親母的女兒何必又要問我劉老夫人道這都是在山東蔣宅的話連我也是過後方知如今若果應先夫的話將來還要蔣公作伐纔得完這姻事親家且寬心在這裏住下將來自有下落許公又對女兒道當日害你干娘的強徒既有姓名人家便不難根究卽尋着那曹二府也就有着落了况你殷家哥哥已承繼與我爲子兩次寄書與我如今又娶了媳婦說他地方臨海因倭寇未平不敢接我前去前日報上又見

他陞了松江府城守叅將官已大了天網恢恢將來或得報此大仇也未可知雪姐道這班兇徒如今不知死活須得活捉住他斬頭瀝血祭奠干娘纔出得這口惡氣如今聽得倭奴正在作亂只恐外婆一家們回去路上耽心許公道如今只有蘇松嘉湖一帶緊要他們從長江回南直却無妨事雪姐道爹爹且在這裏耐心住下等兩個哥哥有信回來便見下落當日劉霖備便飯款待許公見劉家一門都以至親相待心下甚是歡喜次日又設席接風許公自此就在舖中幫劉霖照料生理賬目十分相得時光迅速過得殘冬又早是三春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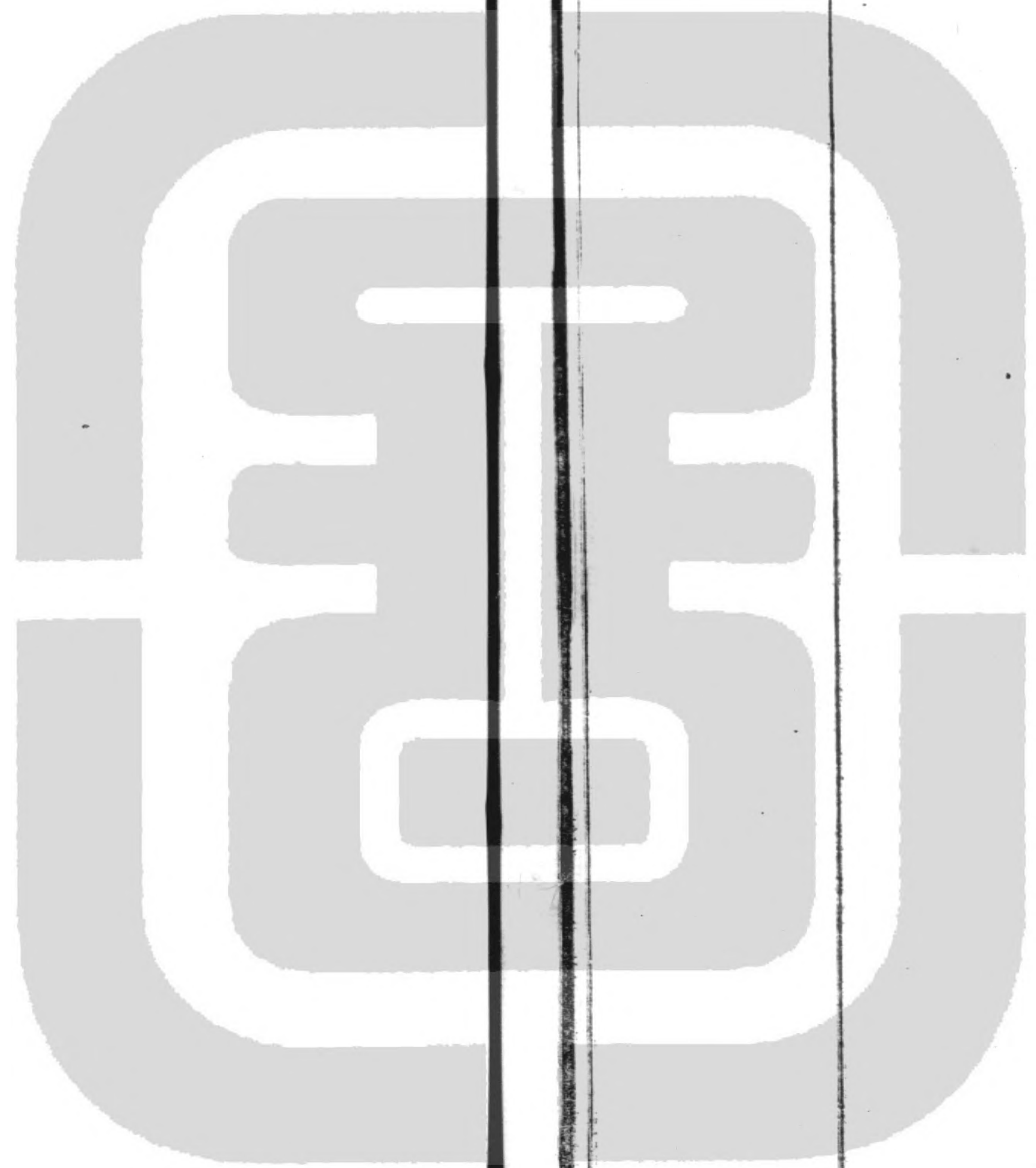
暮這日本縣差吏員送一本報來道喜却是內閣中書岑秀奉特旨陞授巡海副都御史賜尚方劍巡視江浙征勦倭寇保舉武生劉電特授御營副指揮使職銜賜錦袍一襲同往南直交總制差委許公和劉霖看了笑逐顏開滿心歡喜款待來吏回帖謝了縣尊就到裏面與劉老夫人說知大家俱各歡喜無限劉老夫人對許公道一人有福帶挈滿屋如今三小兒已沾了令壻的光了許公道親母怎說這話如今却是親母的令壻不是我一個的了大家說說笑笑准有這兩個嫂子你一句我一句說小姑如今是一品夫人就要戴鳳冠穿霞

帔了說得雪姐臉上紅了白白了紅又歡喜又羞澁做
聲不得劉母笑對許公道他姑嫂們沒一日不取笑作
耍的且是十分親熱一刻也走不開許公道至親骨肉
原該如此自此一門歡樂不覺到了四月下旬這一日
忽聽得門外一片鑼聲响曉大家吃驚不小有分教恩
從日下福自天來正是重生再會人間少異姓逾親世
上難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文進似俠客一流岑御史相待亦極優禮忘却
自己是個御史忘却文進是個平民直是胸懷至

公目空四海方有此等會合御前殺虎是蔣公一
生驚人之事鏡湖寫來却如紙上真有一人搏虎
人威虎猛無不酷肖嘗見施耐菴作景陽岡武松
打虎一回聖嘆批爲第一奇文不謂雪月梅中又
見此段打虎妙筆與景陽打虎一字不犯其筆力
縱橫真可與耐菴並驅如滄海日赤城霞幾眉雪
巫峽雲極天地之大觀爲千秋之競敵





--	--	--	--	--	--

